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QIONGREN

# 穷人

(俄) 托尔斯泰 著 陈斌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QIONG REN

# 穷人

(俄)托尔斯泰 著 陈斌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志立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穷人 / （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 L. N.）著；陈斌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410-0

I. ①穷… II. ①托… 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1397号

## 穷人

（俄罗斯）托尔斯泰 著 陈斌 译

---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6.25

字 数：273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410-0

定 价：28.80元

---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穷 人.....	1
一 .....	16
二 .....	19
白 夜.....	101
第一夜 .....	102
第二夜 .....	110
娜斯坚卡的故事 .....	121
第三夜 .....	128
第四夜 .....	133
清 晨 .....	141
赌 徒.....	143
第一章 .....	144
第二章 .....	151

第三章 .....	155
第四章 .....	158
第五章 .....	162
第六章 .....	170
第七章 .....	176
第八章 .....	181
第九章 .....	187
第十章 .....	194
第十一章 .....	204
第十二章 .....	211
第十三章 .....	221
第十四章 .....	230
第十五章 .....	236
第十六章 .....	244
第十七章 .....	251

## 穷 人

哦，这些讨厌的小说家！他们不去撰写有所教益、给人赏心悦目的作品，反而喜欢挖掘埋在地下的隐情和底细……我真应该禁止他们写作！瞧，这还成何体统！阅读他们的作品……你就开始不由自主地思考，于是，形形色色的痴言妄语充斥了头脑。确实，我应该禁止他们写作，干脆完全禁止掉！

——弗·费·奥多耶夫斯基公爵

我的珍贵无比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访耶夫娜：

昨天我真得无比幸福，这感觉好到了极点！您这个固执的女人，终于平生第一次接受了我的意见。晚上八点钟左右，醒来以后（宝贝儿，您知道我喜欢处理完公事之后小憩一两个小时），我点燃蜡烛，铺好纸张，削着鹅毛管笔，偶尔抬起眼睛——说实话，我的心顿时怦怦乱跳了起来！您终于知晓了我的希望和我的心愿！我看到您窗帘的一角掀了起来，挂在种凤仙花的花盆上，正像以前我对您暗示的一般。我当时还觉得，您的脸蛋儿在窗口闪显了一下，您也在您的房间里向我这儿张望，您也在思念我！亲爱的，我真的好懊恼，没有能完全清晰看到您那可爱的脸庞！宝贝儿，过去，我的眼力多好，可是现在……年纪大真受罪啊，我的亲爱的！现在，我的眼睛总是发花，时不时冒金星；晚上稍微干点活，写些东西，眼睛就会在早晨起来时发红，尽流眼泪，真不好意思见人。但是，我的脑海中总会显露出您的笑容，小天使一般；一见到您那可爱的、灿烂的笑容，顿时，甜蜜的感觉涌上心头，犹如我那时吻您一样，瓦连卡<sup>[1]</sup>，小天使，您还记得吗？亲爱的，您知道吗？我甚至觉得您在那儿用手指摆弄姿势，恐吓我呢。是这样吧，淘气鬼！您一定要在来信中详细地把这一切告知我。

对了，我们在您的窗帘上所动的点子怎么样，瓦连卡？是不是妙极了？不论我坐着工作，躺下休息，还是睡醒之后，我都知道，您也在那儿想我，思念我，而且您自己也快乐无比。如果您放下窗帘，那就表示：再见，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该休息啦！如果您卷起窗帘，那就表示：早安，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休息得好吗？

或者是：您的身体怎么样，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至于我的状况吗，感谢造物主，我还非常健康，平安无事！您瞧，我的心肝，这个想法很棒吧，连信都不用写了！非常巧妙，是不是？这可是我思考出来的想法！啊，怎么样，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在这些事情上我还是很不错的吧？

我要向您倾诉，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我的小宝贝。昨天夜里我休息得很好，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因此我很满足。一般乔迁新居，住在陌生的地方，往往总是会睡不安稳，多少有点儿不习惯，但今天我起床后，神清气爽，心情舒畅！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早晨啊，我的宝

[1] 瓦连卡是对瓦尔瓦拉的爱称。



贝儿！我们这儿窗明几净，阳光明媚，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空气里充满了春季的芬芳，整个大自然生机勃勃——瞧，一切都散发着春季的气息，顺乎自然，春意盎然。今天，我甚至产生了极其愉悦的、畅快的想法，而这些所有的畅想都和您有关——瓦连卡。我把您比作为了安慰人们，为了点缀大自然而存在的，在天上自由翱翔的鸟儿。同时我又想到，瓦连卡，我们这些整天烦恼、辛苦操劳的人也应当羡慕天上飞鸟无忧无虑、纯真无邪的幸福。瞧，其余的想法也大致一致，就是说，我总是做这种遥不可及的比较。瓦连卡，我这里有一本书，书中写的是相似的内容，描述得非常详实。宝贝儿，我写下这些，是因为畅想往往不尽一致。现在是春季，人的思想也显得特别快乐、可爱、活跃、奥秘，畅想也随之满含娇柔的温存，一切都披上了玫瑰般的色彩，正因如此，我才写下这些词句。实际上，这些话都是我上学得的，书的撰写者用诗歌吐露了同样的心愿，他写道：

为什么我不是一只飞鸟，  
不是一只凶猛的飞鸟！

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感叹。书中还讲述了各种不同的想法。好啦，不再说这些了！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今天早晨您去哪儿啦？我还没有打算去单位办公呢，而您，却像一只春季的小鸟，已经从房间里飞舞出来，穿过了庭院，欢天喜地的样子。看到您这样，我内心真是太高兴了！啊，瓦连卡，瓦连卡，您别忧伤发愁，眼泪驱除不了痛苦，这一点我很清楚，宝贝儿，我深有体会。现在您的生活已经非常平静，而且身体也好起来了。对了，您的费奥多拉如何了？

噢，她是一位多么善良的女士！瓦连卡，请您写信告知我：您和她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您的一切都还如意与否。费奥多拉有点爱唠叨，您别放在心上，瓦连卡，就随她去吧！她的心眼可真不错。

我在信中已经对您谈过住在这里的捷列扎，她也是一个善良且忠厚的女人。原先我一直为我们的通信发愁——这些信怎么传递呢？真幸运，上帝给我们派来了捷列扎，她心地善良，做事又谨慎，且不爱多说话。

不过，我们的房东可真够狠心，她竟然把捷列扎当作一块破抹布——让她拼命工作。

呵，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我住的是一个什么鬼地方呀！

这还能算作是公寓？从前，您知道，我离群索居，一个人安定清



静，连苍蝇飞过的声音都能听的到。可这地方呢？吵嚷不断，大呼小叫，嘈杂不堪！对了，您还不了解我们这儿的布局。您可以想像一下，一条长长的走廊，晦暗肮脏；走廊的右边是一堵没有门窗的秃墙，而左边则一扇门接一扇门，像旅馆里一样排成长列，这些就是出租的公寓，每扇门里面是一个房间，每个房间住着两到三位租客。这里到处乱糟糟的，纷乱不已，根本没什么秩序，简直就像诺亚方舟！不过，这里的租客看上去人品都不错，接受过教育，有学识。有一个官员（他在某个文化部门供职），可算饱览群书，常常谈论荷马、布拉姆别乌斯基和他们那儿的形形色色的撰稿人，他无所不谈，真是一个有头脑的聪明人！这里还住着两名军官，每日的活动就是玩牌；还有一位海军准尉，一名英国教师。您先等着，宝贝儿，我要让您高兴一下。在下一封信中我会用讽刺的笔法将他们描述一番，详尽地向您陈述他们各自的特点。我们的房东是个身材矮小、作风邋遢的老太婆，成天趿着拖鞋，穿着睡衣晃来晃去，冲着捷列扎吼叫。我住在厨房间，或者说更准确一点应当是这样：紧邻厨房还有一个房间（应当告诉您，我们这儿的厨房非常干净，明亮，很不错的），房间不大，就那么一个小角落……如果更详尽一些，那就是：厨房很宽敞，有三扇窗户，顺着横墙用一块隔板隔开，这样就额外多出了一个房间——房间里非常自在、舒适，还有一扇窗户，总之这里是应有尽有，非常方便……瞧，这就是我的小窝。宝贝儿，您可千万别对这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认为包含着某种神秘的用意。您可能会说：“他是居住在厨房里呀！”是的，我是住在隔板后面的小房间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离群索居，一个人可以过着安安静静的生活。我在自己房间里放置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只五斗橱，两把椅子，还挂起了圣像。当然，会有更好的公寓，也许是好得多的公寓，但是，住的舒适自在是最主要的，我住在这儿就是图个舒适自在，您不要以为我会另有所求。您的小窗户就在庭院的对面，而庭院又挺小，我能看到您在庭院中徘徊散步，这就足够让我这个不幸的人儿愈发感到高兴。另外，这儿的房租也便宜一些。我们这个地方最差的房间，加上伙食，每月需付三十五个纸卢布，但是我竟然付不起！我现在的住所只需要七个纸卢布，加上伙食费的五个银卢布，总共只要二十四半纸卢布。从前，我需要支付整整三十个纸卢布，所以自己处处节省。过去，节省使我不能够经常饮茶，可现在我却能省出钱来品茶买糖了。您知道吗，我亲爱的，不饮茶总让人觉得不好意思——这里的人都比较富裕，我不愿意露出穷酸窘迫的样子——为了别人我也得饮茶啊，装装门面，摆摆谱子。至于我吧，我倒不是一个对生活苛求的人。您算算，衣、

帽、鞋、袜总得要花费，那我的零花钱还能剩多少呢，薪水就几乎都得花光。我不是发牢骚，我很自足，钱也够用了，这几年来都没有缺钱，还常常会有奖赏。好了，再见吧，我的小天使。我在那儿给您买了一盆凤仙花，一盆天竺葵，挺物美价廉的。您或许也喜欢木犀草吧？木犀草我也为您买了。如果您还需要其他东西的话，就写信告知我，记得一切事情您都要尽可能写得详尽一点。不过，宝贝儿，我租住在这样的房间（您别瞎想，也不要对我有所猜疑——这仅仅是为了舒适自在，我只图这个舒适自在），宝贝儿，我在攒钱呢，现在，我已经有了一点积蓄。您别看我样子似乎挺文弱的，好像连苍蝇的翅膀也能将我吹倒，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宝贝儿，其实我很聪明，我完全是一个性格强韧、情绪沉稳的人。好了，到此为止吧。再见，我的小天使！我差一点儿就给您写满了两页纸。现在，我必须该去做公务了，吻您小小的指头。

您的最卑微的仆人和最忠实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四月八日

又：我恳求您一件事——给我回信，我的小天使，尽量写得详尽一些。瓦连卡，随信给您捎上一磅糖果，愿您吃得高兴。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别为我担心，也别有所不满。好了，真的再见吧，宝贝儿。

尊敬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

不知您知道与否，我终于不得不和您争执一番！我向您——心地善良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起誓，我接受您的礼物。但我的内心实在难受。我知道，这对您来说多么不容易——您要怎样省吃俭用、克扣自己啊！我对您说过许多次了，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不需要任何东西，到现在，我真觉得我难以回报您平日给予我的种种恩惠了。您做什么呢，要给我买这些花呢？瞧，凤仙花倒还罢了，为什么还要买天竺葵呢？我只不过随口提了一句话，说到了天竺葵，瞧，您就立刻去买了。况且天竺葵一定很贵吧？

上面盛开的花可真漂亮啊，十字形花瓣，鲜艳翠红。您这迷人的天竺葵是从哪弄来的呢？我把这盆花放在了窗口中央最显眼的位置。我还要在地板上放一张长凳，长凳上再摆上几盆花。但愿我自己能够富起

来！费奥多拉高兴极了，我们的房间现在就像是天堂，既洁净，又明亮！对了，您做什么呢，还买糖果？确实，我现在从您的信中已经知道，您总有点不同寻常——什么天堂呀，春季呀，又是芳香弥漫，又是鸟儿叫个不停。我想，这儿不也充满着诗情画意吗？其实，说真的，您的信中就是缺少一些诗词，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充满着细腻的温情，蒙上了玫瑰色彩的畅想——真是应有尽有！至于窗帘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及，大概是我在搬动花盆的时候，窗帘自己钩上去的，情况应该就是这样！

唉，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不管您如何描述，也不管您如何计算您的收入——甚至想以此蒙骗我——向我说明这些钱是全部花费在您一个人身上的，您还是什么也瞒不了我，我很清楚发生了什么。显然，为了我，您自己节约下必不可少的开支，比如说，您怎么会想到租下这样的地方当寓所呢？这儿喧闹不已，会让您终日不得安宁；您会感到地方狭小，会在里面不适宜。您是喜欢清静的，可是这儿没有一丝一毫的清静，您的四周充满了各种烦扰！按照您的收入，您可以住得舒适得多，费奥多拉说您以前住的地方可比现在好得多呢。莫非您就这样在向别人租住的角落里孤孤单单、没有快乐，听不到友好温润的话语，过一辈子困窘的日子吗？哎呀，我善良的朋友，真替您感到难受！

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至少也得爱护自己的身体！您说您的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那您再别在微弱的蜡烛光下写作了，您做什么呢，为何还要写呢？您的上司肯定早就了解，您对公务是尽心尽力的。

再一次恳切地请求您，别再为我花费这么多的钱了。我知道您爱我，可是您自己并不富裕……今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心情也很快乐，非常的舒坦。费奥多拉早已开始干活，她也给我找了一份工作，我非常高兴，就立即去街上买了丝线，然后就动手干活。整个上午我的内心轻松无比，简直高兴极了！可是现在，却又充满了忧伤的思想，我的心头一片怅然，愁闷不堪。

啊，不知今后我的生活会怎么样，不知将来我的命运会如何？最令人感到痛苦的是我内心一片迷茫。我没有任何前途可言，我甚至无法预料我今后的际遇会是如何。往事不堪回首，过去的一切只剩痛苦，一想起来心都要碎了。我会永远哭着诅咒那些毁了我的生活的恶人。

天就要黑了，我该去工作啦。我想告知您许多事情，但没有时间写到信上。完工的期限将至，我必须抓紧时间完成。当然，写信是件好事，它会让人感到不那么空虚了。可您为什么从来不到我们这儿来看一下呢？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您到我们这儿方

便，而且您能有闲暇时间。来瞅瞅我们吧！我见到了您的捷列扎，她看上去病得很重。我真可怜她，我给了她二十个戈比。呵，差点忘了，请您务必告知我您的日常生活状况，越详尽越好：您的周围都是一些怎样的人，您和他们相处得如何。我非常想知道这些情况，您可一定要写信告知我！今天晚上我要有意将窗帘角卷起。

您要早点躺下休息，昨天直到半夜我还看到您的房间里灯光还亮着。

好了，再见吧。今天我感到又愁闷，又空虚，又忧伤。我们过的就是这种生活！再见。

您的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

四月八日

尊敬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女士：

哦，我的宝贝儿，噢，亲爱的，现在看起来，这种生活已经降临到我这个不幸的人身上来了！是啊，您笑话我这个老头儿——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不过，这是我的错误，全都是我的错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头发已经稀稀拉拉，真不该讨论感情，也不该说些荒唐可笑的傻话……但我还要说，宝贝儿，人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非常的奇怪。我的上帝，人一旦张口说话，就会信口开河，胡扯一通！这有什么结果，有什么好处呢？结果只是糟糕透顶，并且一点好处也没有，只能乞求上帝佑护我了！

我的宝贝儿，我没有发怒。我只是一想起这一切，内心就非常懊恼，懊悔给您写了这些花哨的蠢话。今天我去办公，一路上大摇大摆，昂首阔步，内心喜滋滋的，不知为什么像过节似的，非常欢畅，非常高兴！我开始认真地办起公务，可是后来又如何呢？后来，我朝四下瞧了一下，原来一切依旧是老样子，依旧那么索然无味，那么死气沉沉；依然是那些墨迹，依然是那些办公桌和文件。而我还是原来的我，和过去一模一样，那我怎么能像跨上了珀伽索斯飞马<sup>[1]</sup>一样呢？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那是因为阳光和煦、晴空万里！是这个原因吗？可又是从哪儿透

[1] 珀伽索斯为希腊神话中的飞马，传说珀伽索斯的蹄子踏在赫里空血上，出现了尹波克伦泉，诗人从此泉中得到灵感，于是“跨上珀伽索斯”，意为充满诗人的灵感。

露的芬芳气味呢，我们庭院的窗台下面素来一片荒芜呀！要知道，这一切就像我一瞬间突然构思的幻觉一般；有时，人迷乱在自己的感情之中，无法自拔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胡言乱语。这里没有别的缘故，就是由于热情过度和狂热的愚蠢。回家的时候我已经不能再正常走路了，而只是拖着步子一步步勉强支撑地，就这样到家了。我的头又不知所以地痛，非常的痛，这真是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啊（但可能是我的背部受了风寒）。春季降临，我兴高采烈得居然像个傻子似的——穿着单薄的大衣就出门了。我亲爱的，您对我的感情产生了曲解，您把我的感情表白想错方向了！对我而言，唯一使我精神得以振奋的是父亲般的友爱之情，是纯粹的父爱。而您，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您孤苦无依——我理应站在父亲的位置上，来给您关心。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是作为亲人的掏心窝子话。不管如何，我毕竟是您的远房亲戚，用句土话来说就是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亲戚，但到底还是亲戚。我现在已经是您的最亲的亲人和保护人了。目前您认为最有权利寻求庇护的地方，您得到的却是背叛和羞辱。至于诗歌吗——宝贝儿，我告知您——到了我这把老骨头的时候，再练习写诗，那就有失体面，诗就是胡言乱语。就为这诗，学校里的孩子们现在还挨揍呢……就是这么回事，我的亲爱的。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您为什么和我谈舒适、清静呢，还干什么这样那样地比较？我的宝贝儿，我不是一个爱挑剔，处处苛责的人，我从来没有过得比现在更好，现在人老了，我又何必处处讲究呢？我丰衣足食，不愁吃穿，还能有什么非分之想呢——又不是出身于伯爵的门庭！我的父亲不是贵族，按照他的薪水，他养活全家人要比起我清苦得多，况且我不是娇生惯养的人！不过话说回来，宝贝儿，倘若说句实话，我以前的寓所确实比现在好得多，且更加宽敞自在。但现在的寓所也很好，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住在这儿感觉更高兴，也可以说这儿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所以我对此没有怨言，但确实还有些怀念那些老房子。我们这些老人，也就是年岁大了的人，总是习惯于怀旧，这是一种亲切的感觉。从前我住的房子，您知道，有点小，那里的墙壁……瞧，这有什么可说的呀——墙壁吗，和所有的墙壁一样，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指出的，不过，对过去的种种回忆总是引起我的哀伤之情……真是怪事情——虽然很难受，但回忆起来又好像是那么美好，甚至那些当时令我懊恼、糟糕的事情也变得清新无比，不那么可恶了，并在我的想像中变成了很有意思的一段经历。瓦连卡，那时候，我们过着非常宁静的生活，我和我的房东——一位老太太，如今，她已经去世了。现在我想

起这位老太太，内心也还很忧伤！她是一个好人，收的房租非常便宜；她总是用一俄尺长的织针将各种不同的碎料织成毯子，也就只干这件事情。我们合用一支蜡烛，在一张桌子上干活。她有个孙女，名字叫玛莎，我还记得她小时候的样子，不过现在该是十三岁左右的小姑娘了。她可顽皮呢，生性活泼可爱，总是逗得我们大笑不已，我们三人就这样一起生活。漫长的冬夜里，我们常常围坐在圆桌旁边喝茶，然后开始干活。老太太为了不让玛莎感到无聊，也更为了不让这个小淘气胡闹，就常常讲故事给她听。

呵，那是多么好听的故事啊！不要说是孩子，就是见识很广的聪明人也会听得入迷。真的！我常常吸着烟斗，听得入了神，连手头的活儿也记不得做了。玛莎呢——这个调皮鬼——也安静下来，撑起了小脑袋——她用一只小手托着红扑扑的脸蛋，动人的小嘴巴张得大大的——只要故事情节有点吓人，她就会紧紧地，紧紧地偎依在她奶奶的身旁。我们痴痴地望着她那可爱的样子，也就看不到蜡烛结成了烛花，听不到外面不时传来的暴风雪的怒吼和呼啸。瓦连卡，我们生活得很好，我们就这样在一起几乎生活了二十年。咳，我在啰唆说什么呢！您也许对这些事情并不感兴趣，而我自己回忆起来，心头也不轻松，尤其是现在。已临近黄昏时分，捷列扎忙个不断。我感到头痛，背部也有点疼。我的思想又是如此奇异，好像连脑袋也出了问题。今天我非常抑郁，瓦连卡！您这写的什么呀，我的亲爱的？我怎么能到你们那儿去呀？我的亲爱的，人家会怎么议论？要去看您，就得穿过庭院，我们的邻人都会察觉的，他们会刨根问底，然后胡说八道，并弄得谣言四起，满城风雨——把事情给想歪了。不，我的小天使，最好还是明天晚祷的时候和您会面吧，这样比较方便一些，对于我们两人也都比较稳当。请不要见怪，宝贝儿，我给您写了这样一封信。我重读了一遍，自己也发现信中的内容杂乱无序。瓦连卡，我已经老了，又没有学识，我年轻时没有好好上学，就是重新开始学习，脑袋瓜子里也学不进去啦。宝贝儿，实话实说，我不善于描写，即便别人不加指责，不来取笑，我也明白，如果我想写得稍微别出心裁一点，那准会是一大堆废话。今天我看到您在窗口边，看到您放下窗帘。再见，再见，愿上帝保佑您！他日再见，瓦连卡·阿列克谢耶夫娜。

您的无私的朋友马卡尔·杰武什金  
四月八日

又附：我的亲爱的，现在我不会用讽刺的笔法去抨击任何人了，宝贝儿，瓦连卡·阿列克谢耶夫娜，我已经年老了，不该挤眉弄眼地去胡乱取笑别人！人家也会取笑我的，正如俄国一句谚语所说：谁给别人挖设陷阱，他……自己也会掉进这个陷阱里。

尊敬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

唉，您怎么好意思哀伤起来，还动了脾气呢。我的朋友和恩人——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莫非您真的发怒啦？哎呀，我常常说话太过于随意，但是，我没有料到您会把我的话当作是对您的讥讽。

请您相信，我永远不会讥消您的年龄和您的性格。这全怪我太草率了，更重要的缘故是极度的郁闷。人在郁闷之极的时候，什么话会说不出来，什么事会干不出来呢？我本来以为您自己想信中说说笑话，现在我看到您对我不满意，我很伤心。不，我的善良的朋友和我的恩人，如果您还疑心我是一个不近人情、薄情寡义之人，那您就犯错了。您庇护了我，使我免遭恶人的欺负和羞辱，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都铭刻在心。我会永远为您向上帝祈祷，如果上帝能听到我的祈祷，如果上天有灵，那您会得到幸福的。

我今天觉得不是很舒适，身体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费奥多拉非常担心我的情况。您犯不着不好意思到我们这儿来，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这与别人有什么关系！我们是朋友，这就够啦！……再见，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现在我没什么要写了，而且我也不能再下笔了，人难受得要死。再次恳求您别生我的气，相信我，我会永远尊敬您，永远依恋您。

非常荣幸地作为您的最忠诚的、最恭顺的仆人  
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  
四月九日

尊敬的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女士：

啊，我的宝贝儿，您这是怎么啦！每次您都把我吓得要死。每封信中我都嘱咐您，要您注意身体，多穿些衣服，坏天气不要出门，要处处谨慎小心，可是您呀，我的小天使，就是不听我的话。唉，我的亲爱的，您真像一个淘气的孩子！要知道，您的身子骨儿太柔弱，就像风一



吹就倒的稻草——这一点我很清楚。只要吹一点风，您就会得病，所以必须特加小心，自己照顾好自己，避免患病，不要让您的朋友伤心难受。

宝贝儿，您表示要详尽细致地了解我的日常生活和我周围的一切情况，我非常乐意而且会立刻满足您的这个愿望，我的亲爱的。我会从头说起，宝贝儿，这样会有条理一些。第一，我们这幢房屋，走进大门就能看到的楼梯都非常普通，除了正中的主楼梯——干净、明亮、宽敞——其他的全是用铁条和红木建成。后门的楼梯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个螺旋梯，既潮湿，又肮脏，且阶梯已经被损坏，墙上积满油垢油污，一踏上去就会被黏住。每个楼梯平台上都堆放着破椅破柜，到处挂满破衣烂衫，窗子上的玻璃全被打碎，一只只大木盆里盛放着乱七八糟的脏东西——垃圾、蛋壳、还有鱼漂——气味难闻至极……总之，一塌糊涂。

我已经给您描述过各个房间的布局，不用说，这种布局非常便利，确实如此，但是，房间里面总感到憋屈，倒不是因为气味难闻，如果可以形容的话，那是一种带点腐烂气息，甜得发腻的怪味道。如果是第一次到访这里，印象肯定非常糟糕。但这没有什么问题，只要在我们这儿再待上两三分钟，这种味儿就消失了，你都感觉不到这种气味是怎么消失的，因为你本人也开始散发出这种怪味，衣服上是这种气味，手上是这种气味，到处都是这种气味，这样，你就习以为常了。黄雀在我们这儿活不长久——准尉已经买了五只了——我们的空气不适合它们的存活，就是这个缘故。我们的厨房空间很大，宽敞明亮。确实，每天早晨这儿不是煎鱼，就是煎牛肉，总有点油烟气味，而且人们在这儿洗洗涮涮，溅得到处都是水；不过，到了晚上这儿就是天堂啦。我们厨房里的几根绳子上总是挂着一些旧衣服，由于我的房间离它很近——几乎紧挨着厨房——衣服弥漫出来的气味熏得我有点难受，不过没有关系，再住一段时间就会适应的。

瓦连卡，一大清早，我们这儿就折腾起来了：起床，四处走动，乒乒乓乓咣当之声不停——该起来的人都起床了，有的要去办公务，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于是大家开始饮茶。我们这儿的茶炊大部分是房东的，数量很少，因此我们大家按次序依次使用，如果有人不按次序抢先占用，那立马就得挨一顿教训——被臭骂。第一次在这饮茶时，我就碰到这种状况……不过，没有什么值得描述的！我在这里已经认识了所有的人，第一个认识的人是这个海军准尉，他为人爽快，总是和我讲各种事情，讲他的父母双亲，讲他的姐姐（她嫁给了在图拉的一个陪审

官），还讲喀琅施塔市的情况。他答应在各方面保护我，并邀请我去他那儿饮茶。我在大家平时玩牌的那个房间里找到了他。他们请我饮茶，并且一定要我和他们一起赌博。他们有没有取笑我，我也无从知晓。只是他们已经赌了整整一个通宵。我再走进的时候，他们还在赌，桌上放着粉笔、纸牌，整个房间烟雾腾腾，熏得眼睛实在难受。我没有参赌，他们立刻就说我太一本正经，后来再没有人关注我了。我呢，说实在的，反而落得高兴。

现在我也不再去找他们，他们赌得太疯狂了，简直称得上嗜赌如命！在文化部门就职的那个文官那儿，晚上也常有聚会。瞧，他那儿氛围很好。他为人谦虚朴实，与人为善，彬彬有礼，一切都很有规矩。

瓦连卡，我顺带还要告知您，我们的女房东坏透了，她是个活脱脱的河东狮。您见过捷列扎后，瞧她那个模样还算什么——瘦骨嶙峋——就像一只被脱了毛的小鸡。屋里总共两个人：捷列扎和法尔托尼。法尔托尼是房东的男仆人。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别的什么名字，只是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他也答应。他似乎是芬兰人，火红色的头发，独眼，鼻子翘翘的，举止粗野，总是和捷列扎吵闹，还差点动手打起来。总的说来，我在这儿住得并不怎么完全称心如意……夜里，要想让大家一下子睡着，安静下来——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总是有人坐在什么地方玩牌，有时候还干那些说不出口的勾当。我现在倒已经逐渐习惯这种生活，令我难理解的是，有家室的人是如何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中生活下去的。有一户穷苦人家向我们的女房东租赁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不和其他房间并排，而是在另一边角落的独间，他们总是安安静静，从来听不到他们的什么声响。全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中间用隔板挡着。主人以前有过公职，似乎不知什么缘故七年前被开除了，现在失业待在家；他姓戈尔什科夫，头发已经灰白，个子小小的，身上穿的衣服沾着很多油腻污斑，已经非常破旧，看了真叫人难受——和我的衣服比起来，真是差多了！他又瘦又弱，一副可怜万分的样子（有时在走廊里我能遇到他）。他的膝盖抖动不已，手也发抖，头也发抖，可能是因为有病吧——究竟是什么病，只有上帝才晓得；他胆小怕事，什么人都恐惧，总是靠着边儿走路；我有的时候也怯生，可是这个人比我更糟糕。他和妻子有三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长得和父亲一模一样，也很羸弱。他的妻子以前一定非常漂亮，直到现在仍然风韵犹存。这个可怜的女人，她的衣着也破旧不堪。我听说，他们欠女房东的钱，女房东对待他们非常不客气。我还听说，戈尔什科夫本人也有一些麻烦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些问题他才丢了饭碗……是不是有诉讼？有没有上法庭？做出何种判决？还是别